古謠諺

古謠諺卷九十四 附錄九

秀水杜文瀾輯

人爲杜伯段孝直語

搜神記二卷段孝直漢景帝時爲長安令志性清慎美聲遠聞所乘騙駿馬一疋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粱緯見孝直馬好每索之荅云亡考所乘之馬不忍捨之緯因密構孝直下獄直使人告妻曰我必死矣但將紙三百張筆十管墨五挺安我墓裏我自申理不經旬害於獄中致死

家人收而葬之乃以紙筆安墓中又經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羣臣孝直於殿前上表景帝覽表讀訖忽然不見孝直遂有詔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帝勅下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乃追贈尚書郎長安令故語云云云此之謂也

卷三 昔周宣王信讒言杜伯無罪王信佞而誅之杜伯曰臣無罪而加戮越三歲必雪深冤矣王戮之經三年餘王出獵行至城外見杜伯彎弓執矢射王射中王心王郎心痛歸宮至日而薨

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

案刺史起於漢武帝若景帝時尙無此官至於杜伯

報宣王乃墨子之妄論尤不可以爲訓

後魏人引諺

搜神記卷四昔太武皇帝召募諸方秀士遣司徒

崔浩試之問其姸否浩見雍州秀士陳龍文多

言巧辯乃嘆之曰子姓陳與陳恒近遠龍文應

聲答曰龍文與恒還如公與杼間密相似崔浩

慽之異日策問龍文曰鴟梟何以食母弱水何

以西流武王何以伐紂龍文並皆不答浩落下

不第龍支上表稱崔浩位正三台治司萬物不能以風化下而將逆事問臣以臣無能俾令下第伏乞陛下聖造親試否臧表至帝召浩詰之浩曰龍支無藝何以堪之帝乃自召龍支問其試目對曰崔浩何不問臣慈烏返哺而乃問臣鵄梟何以食毋何不問臣百川歸於滄海乃問臣弱水西流何不問臣伯夷叔齊讓國乃問臣武王伐紂是以不荅帝召浩問之皆如其說乃封龍支爲上卿故諺語云云云云此之謂也

巧言以免責

案作搜神記之干寶係東晉初年之人崔浩乃後魏太武帝時人此事距寶卒甚久搜神記內斷不應載據太武皇帝之語必後魏人羼入學津討源本未載此條惟漢魏叢書本有之校者失考也

皇娥倚瑟歌

拾遺記一卷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之精

降於水際與皇娥讌戲奏㛹娟之樂游漾忘歸

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

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

於海上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淸歌曰云

云

俗謂游樂之處爲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

桑中蓋類此也

天淸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浛天蕩蕩望滄滄

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

白帝子答皇娥歌

〈拾遺記一卷〉白帝子答歌云云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

西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

楊氏愼丹鉛雜錄一卷云王嘉所著拾遺記全無憑證直搆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

王氏謨云王嘉字子年隴西人後秦姚萇方士昔太史公嘗病百家言黃帝文不雅馴而嘉乃鑿空著書

専說伏羲以來異事其甚者至以衞風桑中託始皇娥爲有淫泆之行誣罔不道如此其見殺於蒖非不幸也

句章人聞女子陳阿登歌

幽明錄逸文據御覽卷五百七十三 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止宿自伴夜共彈琴箜篌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答彈絃而歌曰廣記卷三百十六引靈怪集漢會稽句章人至東野投宿有一少女

彈琴箜篌歌曰云云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郭外耳

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靈怪集第三句作汝欲知我姓 御覽卷八百八十四引續搜神記援作緩第三句作汝欲知何姓 法苑珠林卷四十六引續搜神記何作我餘與御覽同

廣博物志卷十五引幽明錄援作緩名作氏

巢氏婢聞郭長生歌

幽明錄逸文據御覽卷五百八十一永嘉中泰山巢氏先爲

相縣令居住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隨隨

尋婢還家不使人見見形者唯婢而已每與飲

宴吹笛而歌歌曰

閑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名長生（廣記卷三百二十四名作氏）

漢武帝幸瓠子見老翁歌

幽明錄逸文（據廣記卷一百十八）漢武帝宴於未央粱上見一老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東方朔曰其名爲藻水木之精陛下頃日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視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宫室

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有

絃歌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皆長八九寸有

一人長尺餘淩波而出或有挾樂器者帝問曰

聞水底樂奏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

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卽息斧斤得全其居

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

故齎樂來安得不奏長人便絃而歌歌曰　云

云

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淸徹遶越梁棟

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室兮庇微身

願天子兮壽萬春

按說郛卷一百十七列幽明錄未載此三條今據御覽及廣記錄之

聶包爲沈道襲歌

異苑卷六鯖原注云一作林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襲作歌其歌笑甚有倫次每歌輙作云云

事異辭怪

花上盈盈正鬧行當歸不開死復生廣博物志卷十五復作更

梁清婢松羅鬧戴幘人歌

異苑卷六 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令婢子松羅往看頃之清果為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在郡少時夜中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戴幘送書粗紙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 云云 清有婢產於是而絕

生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

句章樹中鬼謠歌

異苑卷六句章 原注云一無人字 吳平州門前忽生一株

青桐樹上有謠歌之聲平惡而斫殺平隨軍北征首尾三載死桐欻自還立於故根之上又聞聲樹巔空中歌曰云云平尋復歸如鬼謠

死桐今更青吳平尋當歸適聞殺此樹已復有光輝

凌欣歌

異苑逸文據御覽卷六百四十三建康凌欣景平中死於揚州作部尅辰當葬作部督夢欣云今爲獄公姥祖夕有期莫由自反勞君解謝令得放遣督不信後夜又夢言辭轉切因歌一曲云云云督

覺爲謝神從此便絕
生時世上人死作獄中鬼不得還墳墓灰沒有餘罪

青溪小姑歌

齊諧記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淸溪中橋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怨忽有青衣婢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遣相聞耳文韶亟邀相過須臾女到猶將兩婢自隨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音韻淸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

子還取箜篌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酌兩三

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

繫箜篌腰叩之以倚歌歌曰云云歌闋夜已久

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旣明文韶出偶至清

溪廟歇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

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

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廣博物志卷十四以歌繁霜以下另析爲一則歌下

有闋夜已

久四字

宛轉歌

續齊諧記逸文（據樂府詩集卷六十）晉有王敬伯者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善鼓琴年十八仕於東宮爲衛佐休假還鄉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悵然有懷乃倚琴歌泫露之詩俄聞戶外有嗟賞聲見一女子雅有容色謂敬伯曰女郎悅君之琴願共撫之敬伯許焉既而女郎至姿質婉麗綽有餘態從以二少女一則向先至者女郎乃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箜篌作宛轉歌女郎脫頭上金

斂抑琴弦而和之意韻繁諧歌凡八曲敬伯唯憶二曲將去留錦臥具繡香囊并佩一雙以遺敬伯敬伯報以牙火籠玉琴軫女郎悵然不忍別且曰深閨獨處十有六年矣邂逅旅館盡平生之志蓋冥契非人事也言竟便去敬伯船至虎牢戍吳令劉惠明者有愛女早世舟中亡臥具於敬伯船獲焉敬伯具以告果於帳中得火籠琴軫女郎名妙容字雅華大婢名春條年二十許小婢名桃枝年十五皆善彈箜篌及宛轉

歌相繼俱卒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共徘徊

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爲煙與霧氛氳共容姿

原句一作幾

按說郛卷一百十五列續齊諧記未載此條今據樂府詩集錄之

古謠諺卷九十四終

秀水杜文瀾輯

柳宗元引俗諺論談鬼

龍城錄卷一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窗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而三人雖退之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云云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

案龍城錄乃宋時王銍所作托名於柳子厚此條所言退之即韓文公君誨未詳何人俟考

霅溪水神夜宴歌

集異記逸文據廣記卷三百九 霅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霅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常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釋之後歲餘一夕風雨晦瞑聞波間洶洶之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會

川瀆諸長琛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頃有
黿鼉魚鱉蹙波爲城遏浪爲地有蛟蜃數十東
西馳來乃噓氣爲樓臺又有青衣黑冠者由雪
溪南津而出復見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
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
上馬於是三神立候焉則有紫衣朱冠者自松
江西派而至二神迎於門設禮甚謹江神曰拉
得范相國來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於是揖
讓入門既卽席則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則有緑

衣元冠者氣貌甚偉既升階與三神相見曰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傴僂而進方即席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皤皤美女唱公無渡河歌其詞曰云云歌竟外有言申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禮接甚厚於是俳優又揚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惟三其詞云云歌竟四座爲之慘容太湖神起舞作歌曰云云

江神傾盃起舞作歌曰云云霅溪神曰云云湘王歌曰云云於是范相國徐衍處士獻境會夜會詩按詩不錄屈大夫左持盃右擊盤朗朗作歌曰云云申徒先生獻境會夜會詩按詩不錄鴟夷君銜盃作歌曰云云歌終霅郡城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鐘鳴而飄風勃興元雲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沓頃之無所見曙色既分巨黿復延首於中流顧眄踩而去

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

呼不聞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步没沈屍深

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出黃沙兮泛君骨

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

石心窮斷河源塞泉脈 皤皤美女唱公無渡河歌全唐詩十二函七作諸神命麗玉

唱公無渡河歌

悲風淅淅兮波綿綿蘆花萬里兮凝蒼烟虬螭窟宅兮

淵且元排波疊浪兮沈我天所覆不全兮身甯全溢眸

恨血兮徒漣漣誓將柔荑抉鋸牙之啄 全唐詩十二空函七啄作喙

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沈江壖 全唐詩江作紅 碧雲斜

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曹娥唱怨

江波三叠

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太湖神歌

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樓船泛泛於叠浪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朝來津亭維一舸中有一士靑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松江神歌

山勢縈迴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

役殺吳興柳使君雲溪神歌

渺渺烟波接九疑幾人經此泣江蘺年年綠水青山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湘王歌

鳳騫騫以降瑞兮全唐詩鳳下有凰字患山雞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因碔砆以爭輝當侯門之四闢兮壎嘉謨之重扉既瑞器而無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刳石以爲舟兮顧沿流而志違將刻木而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子於空舉兮全唐詩矜作務舉作江靡羣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

芳歇兮江蘺秋日晼晼兮川雲收棹四起兮悲風幽鷤魂汨沒兮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於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全唐詩無之字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之死乎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巵瓊斝兮方獻酬全唐詩瓊作玉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誚余持盃以淹留屈大夫歌

雲集大野兮全唐詩雲作雪血波洶洶元黃交戰兮吳無全壟全唐詩壟作隴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國步顛蹶兮吾

道遘凶虐鴟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寃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鬱之心胷當靈境之良宴兮謬尊俎之相容擊簫鼓兮撞歌鐘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鼕鼕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鴟夷君歌

按說郛卷一百十五列集異記未載此條今據廣記錄之

獨孤遐叔夢其妻歌

夢游錄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於長安崇賢

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至蜀羈栖不偶逾二
年乃歸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絶無逆旅
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於西窗下偃臥至夜
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須臾有夫役
數十各持牀席酒具樂器而至遐叔意謂貴族
賞會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旣畢
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靑衣黃頭亦十數人
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橫
履舃交錯中有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

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卽下屋栿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眞是妻也方見少年舉杯屬之其妻寃抑悲愁而歌曰云云滿座傾聽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乃捫一大塼向坐飛擊塼纔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比平明至家人并無恙妻臥牀猶未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

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

見花

張生夢其妻及長鬚人歌

夢游錄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飢寒別妻子游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欲不爲唱四座勤請乃歌曰

云云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於是張妻又歌曰
云云酒至紫衣者復請歌張妻乃歌曰云云酒
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
人酒曰云云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便望歌之
又唱云云云酒至張妻長鬟歌以送之云云云
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
未唱於是張生怒捫足下欲一瓦擊之中長鬟
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闃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
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婢僕曰娘子夜

來頭痛入室問妻病之由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歎衰艸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

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

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遙天雁空度

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

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

右均

係張生妻歌

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右長鬚人歌

時人爲顧總語

元怪錄逸文據廣記卷三百二十七 梁天監中武昌小吏顧總性昏戇不任事數爲縣令鞭朴嘗鬱鬱懷憤因逃墟墓之間忽有二黃衣顧見總曰劉君頗憶疇昔日周旋耶僕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楨爲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謫爲小吏公當

自知矣因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總試省覽乃了然明悟曰二君既是總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於縣宰則脫矣既而敘別總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即解遣以賓禮待之時人勗子弟皆曰云潛確類書卷六十四引此作時人語曰云

可不修進哉

死劉楨猶庇得生顧總

夷陵空館女郎歌

元怪錄逸文據廣記卷三百二十九

文明年竟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忽有一女郎閒步至中軒㘬命青衣紫纓屈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隣翹翹小娘子并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閒好風月足得遊樂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絕國鋪花茵於庭中揖讓班坐談謔歌詠音詞清婉三更後皆彈琴擊筑更唱迭和歌曰云云又歌曰云云又歌曰云云歌竟已是四更即有黃衫人儀貌甚偉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來

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因命靑衣收拾盤筵諷因

大聲噓咳視庭中無復一物

明月秋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爲

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

楊柳楊柳裊裊全唐詩十二函七裊裊作嫋嫋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

長侯鯖錄卷二夢長作睡濃繡簾斜捲千條入

玉戶金釭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衞女秦娥左

右成行紈縞繽紛翠眉紅粧王歡顧盼爲王歌舞願得

君歡常無災苦

按說郛卷一百十七列元怪記而復載續元怪錄則記字必錄字之誤然未載此二條今據廣記錄之

富春沙際鬼吟

志怪錄有人夜泊舟於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云云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云云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陟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冢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

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

長孫紹祖聞少女歌

志怪錄逸文據廣記卷三百二十六長孫紹祖常行陳蔡間日暮路側有一人家呼宿房內聞彈箜篌聲竊於窗中窺之見一少女容態閑婉明燭獨處紹祖微調女撫絃不輟笑而歌曰云云紹祖悅懌直前撫慰女亦欣然左右有婢仍命饌飲數杯女復歌歌曰云云因徹燭共寢將曙女揮淚與別紹祖乘馬出門百餘步顧視乃一小墳也

宿昔相思苦今宵良會稀欲持留客被一願拂君衣

星漢縱復斜風霜慺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

九華山白衣丈夫吟

宣室志卷六 晉昌唐燕士全五代詩卷二十三引五代史補燕作進好讀書隱於九華山嘗日晚天雨霽步月上山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云云燕士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是胡氏子巢進士善為詩卒數年矣

澗水潺潺聲不絕溪瀧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

長時惟對空山月全五代詩歸作知長作歸　廣記卷三百四十八引河東記志無名小鬼

贈韋齊休詩云澗水濺濺流不絕芳草綿綿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黃昏惟有空山月

洋州館亭白衣丈夫吟

宣室志卷十大歷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裕嘗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年矣後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清明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云云生聽之甚覺類竇裕亟起與

語未及遂亡見矣乃歎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
爲鬼耶明日命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於路前
有誌曰進士竇裕殯宮生即致奠拜泣而去
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
趙生聞綠袍人吟
宣室志逸文據廣記卷三百二太和中有趙生者尉於
夏陽嘗一夕雨霽趙生與友數輩聯步望月於
漢水之上忽見一人貌甚黑被綠袍自水中流
沿泳久之吟曰云云趙生方驚其人入水亦没

明日又至泉所有神祠表其門曰瀵水神入廟
見神坐之左右搏埴爲偶人被緑袍者視其貌
若前時所見水中人也

夜月明皎皎緑波空悠悠

河中鬼踏歌

河東記逸文 據廣記卷三百四十六 長慶中有人於河中
舜成苑鸛鵲樓下見二鬼各長三丈許青衫白
袴連臂踏歌曰云云言畢而没

河水流溷溷山頭種蕎麥兩箇胡孫門底來東家阿嫂

案說郛卷六十列河東記未載此條今據廣記錄之

嵩嶽諸仙歌

纂異記逸文據廣記卷五十三禮田璆者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家於洛陽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鄧別墅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璆韶曰某敝莊水竹臺榭名聞洛下去此三二里儻能迂轡冀展傾蓋之分耳璆韶乃從而往至一門凡歷池館堂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璆韶

詰其由曰今夕中天羣仙會於玆岳請以知禮導昇降言訖見直北花燭亘天簫韶沸空羣仙方奏霓裳羽衣曲書生前進命璆部拜夫人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衞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璆謁於神仙之後縱目璆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東鄰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幄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八望劉君璆問劉君誰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

黃龍載黃旂及瑤幄而下書生謂瓊韶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夫頭聞簫韶自空而來執絳節者前唱言穆天子來奏樂羣仙皆起王母避位迎二主降堦入幄環坐而飲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鉤擊盤而歌曰云云王母持盃穆天子歌曰云云歌竟與王母話瑤池舊事乃重歌一章去云云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云云酒至漢武帝王母又歌曰云云漢主上王母酒曰云云帝把酒曰吾聞丁令威能歌令左右召來令

威至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云云帝持盃久之王母曰應須召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靜能續至跪獻帝酒復歌曰云云歌竟仙郎入召瓔部行禮禮畢二書生復引瓔部辭夫人夫人各賜延壽酒一盃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別訖行四五步杳失所在於是瓔部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

勸君酒為君悲且吟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

穆天子把酒請王母歌

奉君酒休歎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驊騮草草歸 王母持盃穆天子歌

八馬迴乘汗漫風猶思往事愬昭宮宴移南圃情方洽全唐詩十二函七南作元 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霞盃泛曙光紅崑崙回首不知處疑是酒酣魂夢中 穆天子重歌

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子週千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奇花好樹鎖長春悄知碧海全唐詩注一作瀛滿饒詞句歌向俗流疑誤人 王母酬穆天子

歌

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脩脩全唐詩作脩脩當時不得

仙桃力尋作浮塵飄隴頭酒至漢武帝王母又歌

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全唐詩十二函八竈作藥若言

盡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漢武帝上王母酒歌

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

時遶温泉望翠華漢帝召丁令威歌

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

大駕蒼黃發六龍全唐詩注云黃一作皇粧匣尚留金翡翠暖池

猶浸玉芙蓉荊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王毋召葉靜能爲明皇歌

按各歌末注均遵全唐詩採錄

張生夢舜鼓琴歌

纂異記逸文據廣記卷三百十進士張生善鼓琴下第游蒲關入舜城日將暮遂詣廟吏求止一宿初夜方寢見絳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書生生遽往帝謂生曰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顧左右取琴曰不聞鼓五絃歌南風奚足以光其歸

路乃鼓琴以歌之曰云云歌訖鼓琴爲南風弄音韻淸暢爽朗心骨生因發言曰妙哉乃遂驚悟

南風之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淸弦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傳

按說郛卷一百十八列纂異記末載此二條今據廣記錄之

古謠諺卷九十五終

古謠諺卷九十六 附錄十一

秀水杜文瀾輯

三生石歌

甘澤謠圓觀者大歷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李諫議源公卿之子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與圓觀爲忘言交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靑城峨嵋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

京圜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出從三峽而去遂自荆江上峽行至南泊維舟山下見婦人數人𠈁逹錦襠負甕而汲圜觀望之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圜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踰三歲尚未娩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卽其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

寺外與相見公之期也李公遂召婦人告以方書是夕圓觀亾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果致一笑李公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圓觀明日李公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叱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圓觀也李公就謁卻問曰眞信士矣與公殊途愼勿相追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初到寺前歌曰云云又歌曰云云

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二年亾 按冷齋夜話卷十引唐忠義傳略同惟婦人負甕而汲作錦襠女子浣又敘圓觀語若能相顧一笑下有吾已三生爲北邱居湘西岳麓寺寺前有巨石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一節正謂三生石之事此略之非也又往觀新兒一節敘爲圓觀既死明年之事天竺寺作孤山均與此書不合惠洪又云東坡刪削其傳而曰圓澤而不書岳麓三生石事贊甯所錄爲圓觀東坡何以書爲澤必有據 錢氏希言戲瑕卷一宋人小說惟圓澤三生石事是蘇長公撰卻類唐人文筆今廣記中已闌入矣後閱冷齋夜話乃知唐人元有忠義傳載李憕之子源與惠林寺道人圓觀游托生錦襠婦人家卻後十二年扣角而歌於孤山月下長公刪潤其語而曰圓澤其實非長公筆也 甘澤謠附錄東坡圓澤傳五川居士云予按蘇公集載圓澤傳出自袁郊所作甘澤謠其事則即圓

觀特入唐書李僜傳數語耳方疑公以觀爲澤未考所本後數日偶見惠洪述觀道人三生爲此卯條下亦以爲疑欲問其說於叔黨則當時人固已疑之矣贊寧在宋初最稱博學去袁郊未遠所錄亦稱圓觀其岳麓三生石事及源入蜀及明年兒始生又與郊記不合是未嘗見甘澤謠各書所聞也今並錄於後子家有劉松年三生圖元人楷書圓澤傳又與坡公稍異上有趙松雪鑒定籤題名僧二十人詩篇最後吳匏菴跋語皆作圓澤無一人稱觀者豈後人因坡公所定不復爲異歟惟神僧傳則稱圓觀是從甘澤謠所定也

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冷齋夜話吟作臨潛確類書卷六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冷齋夜話異作壞長十二不作莫潛確類書作常潛確類書卷二十七長作靈

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
却迴烟棹上瞿塘（學津討源本溪山作山川）

鄭生與湘中蛟女贈答吟

異聞錄逸文（據廣記卷二百九十八）垂拱中太學鄭生晨
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陽橋下有哭聲甚哀生
卽下馬察之見一艷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
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
我歸乎泣曰婢御無悔遂載與俱歸所居號曰
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詞

賦爲悲歌其詞艷麗世莫有屬者居歲餘生將
游長安是夕謂生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
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
能竟去後十餘年生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
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酣樂生愁吟曰
云
云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
餘尺中一人起舞含嚬怨慕形類氾人舞而歌
曰云
云舞畢斂袖索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
所在

情無垠兮蕩洋洋全唐詩十二函七蕩洋洋作水湯湯原注云一作蕩蕩洋洋懷佳

期兮屬三湘鄭生吟全唐詩八函二無兮字

泝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來舒非

同歸兮何如蛟女吟岳陽風土記春作山隅作湄拖作泳荷作意來作心莫全唐詩十二函七春作山湖作湘來作情末末句作匪同歸兮將焉如

按說郛卷一百十七列異聞實錄按此與廣記所引異聞錄本一書而廣記無實字當係編纂時刪去未載此條今據廣記錄之

裴姓閩塚中羣婢踏歌

廣異記逸文據廣記卷三百三十五浚儀王氏士人也其

母葬女壻裴郎飲酒醉入冢臥棺後家人不知遂掩壙後經數日不見裴郎家誣爲王氏所殺遂相訟王氏遂開壙得之氣息奄奄數日平復說云初葬之夕酒向醒無由得出見人無數文柏爲堂宅宇甚麗王氏先亡長幼皆集既又長筵美饌歌樂歡洽俄聞云喚裴郎某懼不敢起又聞羣婢踏歌謂曰云云遂起徧拜飢請食妻母令取瓶中食與之如此數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復有本形像

相常新成樂未央迴來迴去繞裴郎

按說郛卷一百十八列廣異記末載此條今據廣記錄之

君山老父吟

博異志逸文據廣記卷二百四洞庭賈客呂鄉筠善吹笛嘗夜泊於君山側命樽酒獨飲而吹笛數曲忽見波上有漁舟而來者漸近乃一老父鬢眉翛然去就異常鄉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曰聞君笛聲嘹亮我是以來鄉筠飲之數盃老父

曰老人少業笛子可教乎言畢抽笛吹三聲波濤洸瀁魚鼈跳噴五聲六聲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老父遂止引滿數盃乃吟曰云云又引數盃遂掉漁舟而去隱隱漸沒於波間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

按說郛卷一百十六列博異志未載此條今據廣記錄之

趙旭聽神女叩柱歌

太平廣記卷六十九 引通幽記 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黃老之道家於廣陵嘗夢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閒及覺而異之夜半忽聞窗外切切笑聲清香滿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開簾而入旭載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閒隨所感配乃延坐話玉皇內景之事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駭以問之答曰同宮女子相尋爾勿應乃扣柱歌曰云云歌甚長旭唯記兩韻謂青童

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上界耳旭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餘許旭載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聞君與青君集會故捕逃耳便入室旣同歡洽將曉遂各登車訣別

月露飄颻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羅帳同心花補侍兒小名錄月露作白雲飄颻作飄飄

按補侍兒小名錄以此歌屬之青童當由刪節其文因而致誤

薛昭與鳳臺蘭翹雲容諸女歌

太平廣記卷六十九引傳記　薛昭者唐元和末爲平陸尉坐謫爲民於海東至三鄉遁過蘭昌宮踰垣而入及夜風清月皎見階前有三美女笑語而至揖讓升於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昭遂跳出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於此昭具以實對乃設座於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夕佳賓相會須有匹

偶請擲骰子雲容采勝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
坐昭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開
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申天師與絳
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
廣其穴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
爲地仙耳我沒時送終之器皆得如約今已百
年矣先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又問蘭鳳二
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爲九仙媛所忌毒
而死之藏吾穴側與之交遊鳳臺請郎席而歌

送昭容酒歌曰云云蘭翹和曰云云雲容和曰

云云昭亦和曰云云詩畢旋聞雞鳴三人曰可

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蘭鳳亦告辭而他

往矣遂同寢處數夕容曰吾體已蘇矣昭遂出

啟櫬見容體已生遂與容同歸金陵

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

寒雲嶺上更添愁 鳳臺歌

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扃泉戶

露滴松枝一夜寒 蘭翹和

韶光不見分成塵曾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 雲容和

誤入宮垣漏網人月華靜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艷三枝半夜春 薛昭和

李哲家怪引諺

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三引通幽記 唐貞元四年常州錄事參軍李哲家於丹陽縣東郭去五里有莊多妖異哲兒子士溫士儒並剛勇常罵之夏夜士溫醉臥見一丈夫自門直入士溫尋之是一瓦瓦

背畫作眉目以紙爲頭巾衣一小兒衣李氏遂

釘於柱碎之數日外有婦人喪服哭於圃言殺

我夫明日哭於庭乃投書曰諺所謂云云吾屬

百戶當相報耳復爲士儒擒焉亦瓦而衣也遂

末之

一雞死一雞鳴

斑寅引鄙諺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四引傳奇　大中年有甯茵秀才假

大寮莊於南山下因夜風清月朗吟咏庭際俄

聞扣門聲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俄又聞人扣關曰南山斑寅將軍奉謁茵遂延入二斑相見亦甚忻慰茵傾壺請飲後二斑飲過語紛拏茵怒而言曰寧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競二客悚然特吟曹植詩曰箕在釜中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不惡寅曰鄙諺云云俱大笑乃長揖而去及明視其門外惟虎跡牛踪而已

鵓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古謠閒譚子地作畬裏

古謠諺卷九十六終

古謠諺卷九十七　附錄十二

秀水杜文瀾輯

晃紫芝聞女子吟

異聞記安吉碧蘭堂素有奇怪有士晃紫芝嘗與客游眺於彼迫暮其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萍草而來晃料其鬼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云云云吟畢由東岸而去

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

兩鬢蕭蕭玉釵直

羅巖二女神吟

涉異志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眞妃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虜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顒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粧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月華吟曰云云雪英吟曰云云吟畢謂顒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

爲火部曜靈眞妃吾妹爲水部風毒眞妃封此

巖爲紫霄巖命吾主之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

當貴已而相別送出覿孫回望無復人宇矣

世亂年荒起盜兵紛紛螻蟻尙逃生妾身不幸遭俘虜

雨涕何時積恨平百尺潺湲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

皇天不泯堅貞女召拜雲階涙得名　月華吟

昔日繁華若轉蓬千璣萬琲總成空肉芝之勝比蓮花鮓

甘露何如竹葉醲物外烟霞隨處得世間風雨任牢籠

知君已有會參行暫與尋常一徑通　雪英吟

張士傑遇龍女吟

已瘧篇張士傑客壽陽被酒入淮陽濱入龍祠見後帳龍女塑像甚美乃取桐葉題詩投帳中云我是夢中傳彩筆書於葉上寄朝雲忽見一舍有美女士傑徑詣置酒女吟曰云云士傑昏醉既醒孤坐於廟門之右小奚奴曰娘子傳語還君桐葉勿復置念

落帆且泊小沙灘霜月無波淮上寒若向江潮得消息爲傳風水到長安

陳堯咨夢獨脚鬼歌

東堅志建寧城東梨嶽廟所事神唐刺史李頻也靈異昭格每當科舉歲士人禱祈赴之如織至留宿於廟中以求夢無不驗者浦城縣去城二百里邑士陳堯咨苦貧憚費不能應詔乃言曰惟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此中自有護學祠吾今但齋香紙謁之當獲丕應是夕宿於齋夢一獨脚鬼跳躍數四且行且歌曰云云堯咨既覺遍告朋友決意入城其事喧播於鄉閭或

傳以爲戲笑秋闈揭榜果預選一舉登科

有官便有妻有妻便有妾有錢便有田

鄱陽土人爲毛女語

夷堅志鄱陽城內昔多葦園曲徑常常苦於怪孽而城隍廟下毛家巷尤爲寂寥忽有女子貌絕美值夜輒至小民陳五遂爲所惑女出示兩手皆生黑毛陳歸舍未幾而歿土人有云云之語由是雖當白晝若爽陰慘晦莫敢獨行巷中爲鳩立一塔以資鎮護後又摧塌拆去淳熙中

客王承信買得屋兩間於其地儲者言距有水處太遠於是鑿一井經數日方引笮下汲泉澌澌如冰清瑩冷潔空坊里之人悉來輦取其汲愈多而泉出無窮迨今爲一方利則毛手之說止矣

毛家巷裏毛手鬼

陳彥修侍姬夢少年歌

陶朱新錄吏部侍郎陳彥修有侍姬曰小姐氣羸多病所服萃鍾乳丹砂睡則多異夢於園囿

游處動作別是一塵寰也多向骨肉言之醫者引神農書云臟虛多夢亦不以爲異宣和間一夕夢少年挾升酒樓飲酣少年執板歌以侑酒覺猶記云云

云姬後生子名章爲廣南郡倅

人生開口笑難逢富貴榮華總是空惟有隋堤千樹柳滔滔依舊水流東

時人爲馬燧造謠

酉陽雜俎卷十二語資類馬僕射原注一日侍中既立勳業頗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常呼田悅爲錢龍至今

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謠於軍
中曰云
云月餘方異其服色謁之言善相馬遽
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處
當得寶物値數千萬者可以通之馬初不實之
客曰公豈不聞謠乎正謂公也齋鍾動時至也
和尙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公聽之始戚
卽爲具肪玉紋犀及貝珠焉客一去不復知之
馬病劇方悔之也

齋鍾動也和尙不上堂

案侍中僕射皆北平王馬燧之官既破田悅而遷延玩寇亦其不滿人意之處然北平之爲人雖不及李西平之純粹然艱難之際顯立功效臣節不虧此必好事者爲之辭正如晉人誣陶長沙折翼之夢也

士人夢屏風婦人歌

酉陽雜俎卷十四諾臯記上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云云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

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夢游錄敘此事士人名邢鳳

長安女兒踏春陽 孔帖卷十三兒在女上 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七沈亞之異夢錄全唐詩十二函七及廣異記夢游錄異聞錄潛確類書卷四女兒作少女異聞錄夢游錄踏作玩 全唐詩注陽一作忙 無處春陽不斷腸 廣異記夢游錄全唐文潛確類書無作何 舞袖弓腰渾忘卻 廣異記夢游錄全唐文全唐詩腰作彎 蛾眉空帶九秋霜 全唐文全唐詩蛾眉並作羅衣帶作換 異聞錄夢游錄蛾眉作羅帷帶作皮 廣異記作羅帷空度九秋霜

張立本女吟

會昌解頤錄逸文 據廣記卷四百五十四 唐草場官張立

本有一女為妖物所魅其妖每自稱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云立本乃隨口抄之立本與僧法舟為友舟乃與立本兩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其女說云宅後有竹叢與高錯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後不聞其疾再發矣虛谷閒抄安西市張家富於財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幙次俄傳呼曰尚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焉謂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

云云謂張曰其歸辭父母異日復
來忽驚啼而寤因臥病累日遂卒

危冠廣袖楚宮粧獨步閒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三夢記首句作鬟梳嫽俏學宮妝步作立逐作納自作手　虛谷閒抄首句作環梳鬧掃學宮粧餘與三夢記同　全唐詩十二函八廣作高　全唐文卷六百六白行簡紀夢環作還納夜作夜納　潛確類書卷八十八簪作釵餘與虛谷閒抄同　粧臺記貞元中有鬧掃粧髻

案說郛卷四十九列會昌解頤錄未載此條今據廣記錄之

張君壽遇老翁歌

堅瓠集戊集卷二張君壽浪游江湖八月十四夜皓

月澄空忽見上流一舟如雀一老翁盪槳歌云云云君壽異之刺船與語翁又歌云云云

○明詩綜卷九十九成化中侯官吳師禹於吳嶼結屋月夜載酒遍飲漁翁至嘉靖間已物故士人張君壽八月幾望舟泊吳嶼忽上流一翁盪槳而歌云云云君壽刺舟與語翁曰我吳師禹也君壽不知其已死借訪其家酒行復賦詩夜既闌遂寢且覺乃在叢莽中詩箋尚在觸手成灰

郎提密網截江圍妾把長竿守釣磯滿載鯿魚都換酒
輕烟細雨又空歸

蓼香月白醒時稀潮去潮來自不知除卻醉眠無一事
東西南北任風吹

翟永齡造謠

堅瓠集癸集卷四武進翟海槎永齡赴南京患無貲買棗數十觔每至市墟呼羣兒至每兒與棗一掬教之曰云云一路童謠載道聞者爭覓其旅邸訪之大獲賭利

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

甘露寺僧聞異人夜飲歌

桂苑叢談有甘露寺僧語愚云吳王收復浙西之歲明年夏中夜月瑩無雲望江澄徹如晝竟

無人蹤俄有數人自西軒而來領僕厮輩攜酒壺直抵望江亭而止僧竊之而思曰客何自來必是幽靈異人乎乃於窗際俯伏而伺之東向一人南朝之衣清揚甚美西坐一人北朝之服魁梧亹亹北行一人逢掖之衣南行一人朱衣霜簡清瘦多髯飛杯之頃東向西坐各低頭不樂南向朱衣曰時世命也知復何爲酒至西行南服曰各徵曩日臨危一言以代絲竹自吟自送可乎衆曰可北服乃執杯而吟曰云云次及

逢掖舉杯而歌曰云云巡至東向曰云云以至

朱衣乃朗吟曰云云吟罷東樓晨鐘遽鳴僧戶

軋然而啟欻爾而散竟無蹤矣

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北服

人歌

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逢掖

人歌

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茲路竟難陟東向

人歌

握裏龍蛇紙上鸞遂巡千幅不將難顧雲已往羅隱耄更有何人運筆端朱衣人歌

南曲中諺

板橋雜記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傖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云云者蓋爲假母言之也

娘兒愛俏鴇兒愛鈔

衛羅國王女歌

雲笈七籤洞元本行經云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君者本乃靈鳳之子也靈鳳以呵羅天中降生於衛羅天堂世界衛羅國王取而蓄之王有長女字曰配瑛意甚憐愛常與共戲於是靈鳳常以兩翼扇女而後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邱中女後生女墮地能言曰我是鳳子位應天妃王即名曰皇妃生得三日有羣鳳來賀王女思憶靈鳳往之遊

好駕而臨之長林邱中歌曰云云於是王所殺

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徑入雲中

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

古謠諺卷九十七終